

第十二章 簡單粗暴的解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費介黑著臉冷冷說道：“我自然是沒有資格質疑五竹大人傳給範閑的功法，隻是我很好奇，為什麼你不親自教他？要知道他畢竟隻有五歲，就算他確實是天資聰穎，但這麼凶險的事情，你身為他母親的仆人，應該在一旁盯著才是。”

這話說的在理，既然這門無名的真氣口訣是五竹留在範閑的繖襖旁邊，那他自然有義務保證範閑不會練出問題來。

範閑為難地看了一眼五竹，卻一眼盯上了他臉上那塊一直遮著雙眼的黑布。

五竹緩緩開口說道：“這不是我留給少爺的，這是小姐留給少爺的。”

“機械。”費介本來不願意得罪這個瞎子，但這時候狠勁兒也上來了，“你的修為如此之高，隨便指點一兩句，範閑也不至於練的如此凶險。”

五竹頓了頓，忽然說道：“我沒有練過什麼真氣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轉身瀟灑離去，留下屋內目瞪口呆的師徒二人。

...

“他剛才說什麼？”

“他說他沒有練過...什麼真氣，而且什麼兩個字說的還格外滄桑。”

費介看著範閑故作老成的模樣，便一肚子火氣，怎麼也不明白，這五歲大的孩子，是從哪個鄉野鄙處學了這麼些不鹹不淡的俏皮話。

“真的很難想像，一個沒有內功的人，居然可以和四大宗師當中的流雲散手打成平手。”

“雖然那個時候葉流雲還在用劍，並沒有練成散手。”

“老師。”範閑很恭敬地問道：“一個人沒有內家真氣，有可能像五竹叔那樣厲害嗎？”

費介皺眉想了想，說道：“那除非他的每一個動作都精確到很恐怖的地步，這樣才能夠用他手中的鐵釵子，在別人來不及反應之前，插入對方的要害。”

範閑自然記得自己剛剛降世到這個世界的那個夜晚，那個瞎子少年背著自己，手裏就握著一根不停滴血的鐵釵。

“不過...這種速度和力量，應該不是人類能夠達到的。”

費介搖了搖頭，忽然又咳了兩聲，趕緊坐到書桌邊上，凝重望著範閑：“小家夥，你這門功夫如果能不練，最好就別練了，有了老師教你的東西，我敢保證，將來隻有別人怕你。”

“我會考慮的，老師。”範閑很成熟地回答著。

費介想了想，去床邊取下一個小藥囊，遞到範閑的小手裏麵：“拿著，這藥很貴，如果將來你練功練岔了，記得吃一顆，用大量清水送服。”

範閑握著手裏的藥囊，知道這藥物一定很寶貴，點了點頭：“謝謝老師贈藥。”

費介微笑望著麵前這個像小大人一樣的孩子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是不是很奇怪？明明我是被你父親想辦法逼到澹州來教你，為什麼現在還對你這樣好。”

範閑沒有開口說話，隻是用感激的神情望著他。

費介笑著搖了搖頭，摸了摸範閑的腦袋：“也許年紀真的大了，能帶一個像你這樣聰明的學生，確實值得高興。”

“現在，你先不要想京都裏的伯爵府。”費介正色說道：“雖然你年紀還小，但希望你記住我下麵說的話。”

見老師說的慎重，範閑趕緊立正聆聽。

“你家的事情，要比你所想像的遠遠複雜許多，這裏麵涉及到的，不僅僅是你一人之存亡，更可能牽涉到更多的人命，所以你一定要謹慎。在你長大之前的這些年裏，你要學會保護自己，這樣將來才更有保護別人的實力。”

“將來...要保護誰呢？”範閑有些疑惑。

費介笑著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：“比如說像我這種和你已經脫離不了關係的人。”

範閑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，心裏想著，這事兒看來確實挺複雜，自己兩世為人，都弄不明白這些老同誌到底是在玩什麼東西。

“好了，你先回房吧，記得好好調養，那個邪門的霸道功夫最好不要練了。”

範閑老老實實地回了自己的房間，一進門，就看見五竹正安靜地坐在角落裏，沒有燈光，一片幽暗，偏偏他眼睛上蒙的那塊黑布，卻比這夜色更加如濃墨般滯稠。

“叔。”範閑低頭行了一禮。

五竹的聲音從角落裏傳了出來，平平直直、清清幽幽：“那本書分兩卷，第一卷叫霸道，第二卷沒名字，這是小姐留給你的書，所以在你小時候，我就放在你的身邊，。我沒有練過人間這些功法，所以無法教你，但我認為既然叫霸道卷，那氣霸道一些也是正常的...如果練出問題，那是你自己的問題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一塊黑布便從範閑的眼前消失。

“真是簡單粗暴的解釋，真是個淡漠的、古怪的人。”範閑歎了口氣，爬上了床，從暗格裏取出那本沒有名氣的書籍，心裏盤算著，其實在練功的過程中，他也發現了，當真氣充盈丹田之後，並沒有依心念循經脈而行，而是有一部分逆著虛府的通道，直接灌入了後腰腎門之上的雪山關處。

雪山關通著脊柱，範閑不論前生還是今生跟隨費介的學習，都了解那裏的神經束直抵大腦，是人身體上最最關鍵的部位，稍有不慎，便會殘廢癱臥在床。

但是範閑每天的午睡冥想，體內修練而得的霸道真氣，經過後腰雪山處一渡，卻會變得平穩安靜許多，那種燥狂感也會隨之而去，反而渾體舒泰，如同夏天裏吃冰淇淋。

從他一歲開始，他就是這樣練的，難道從一開始自己就練錯了？範閑沒有信心在這個世界的武學道路上走出一條歪路，卻又像飲鳩止渴的人一樣，已經無法擺脫這種快樂的束縛。如果現在停止不練，體內那些霸道的真氣總有一天會衝破自己這個臭皮囊。

瞎子五竹說，如果練不成是範閑自己的問題。

而範閑此時卻在想，練還是不練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